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4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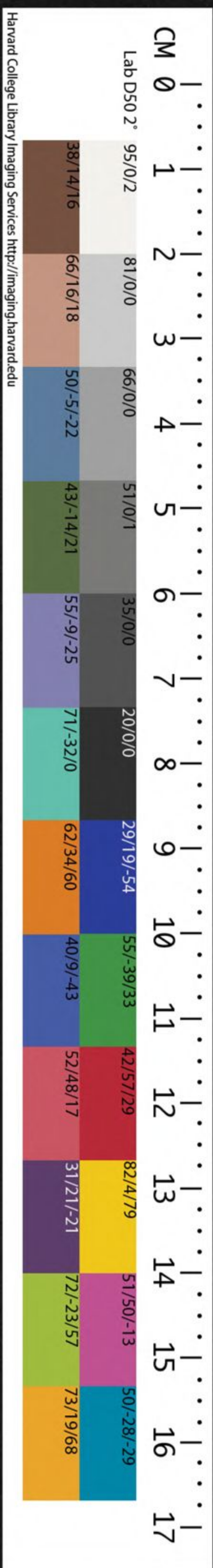
邊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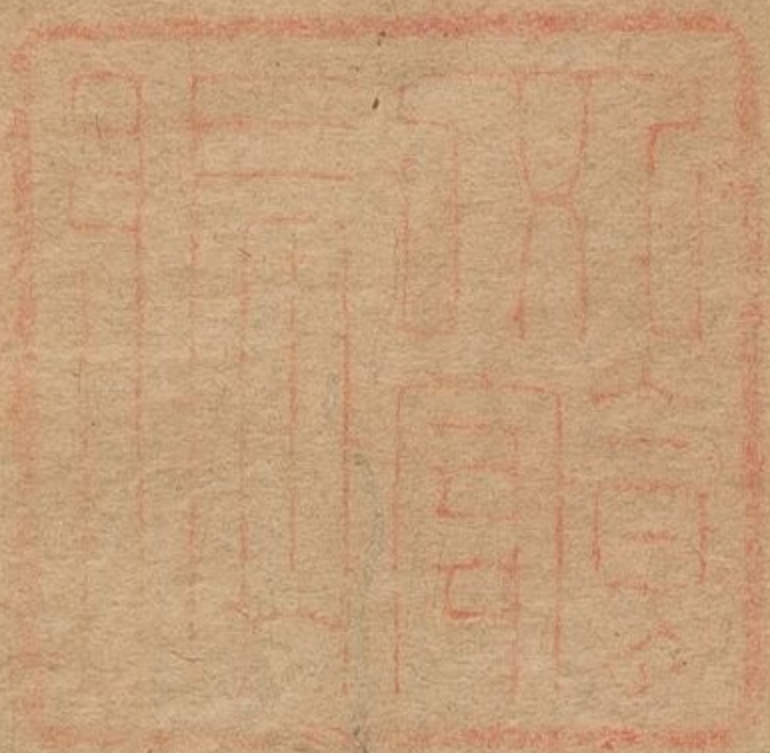
T4664.8/1922

皇明詠

九

第三卷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五

邊防二

禦虜方略疏

馬文升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胡虜為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筴謀收併部落遂

皇明疏鈔

卷之五十五

書下經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貨番以資彼之厚利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為雄長自相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其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亂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為常然時或遣人稱貢未敢大肆猖獗其後虜酋脫羅干之子大節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於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

師衆於大同輕我之心由此益肆南侵之謀豈肯終已即目欲寇榆林其勢欲併于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而我之修攘戰守或輟國之安危實係於此臣等叨掌兵柄日夜憂惶每思至此實切寒心竊以禦虜之道惟在內修外攘二者而已內修莫先於足邊儲固邦本外攘莫先於選良將修武備武備既修邊儲既足將復謀勇而兵皆有用命遇賊入寇往往但今主將未甚得人偏裨罔有用命遇賊入寇往往敗北生靈遭其殺虜地方被其蹂躪賊勢愈加猖獗軍威未見振奮所在守臣憂惶莫措若不委托大臣以節制諸路則此虜何時可破邊方何時得寧蓋自

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勢已
衆為患亦深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
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不下裴度一往督
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反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
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
遼賊為寇欽命都御史王翱往彼鎮守重以軍權
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猺獞久叛欽
命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
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
史王越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
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

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
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
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此勢愈猖獗
宜照先朝事例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
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賊若入套則往延
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其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總
制為主提督為客則威權頗重虜寇可滅矣國家安
危之所繫得其人則四夷畏服然虜賊之來疾如鷹
鷂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
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
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被虜

圍可以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
之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舍卒之間豈能隨
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碑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
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虜之亂
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
籍此具踵而制之可也夫兵欲勝敵謀貴素定故孫
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
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兵
節如鷲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有不勝乎
今各邊將臣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有小寇之
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

級虛張賊勢所在上司不察虛實輒為代奏濫冒
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
路如姚信等是也然則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
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
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旅未精北虜仍復侵犯安危
未可必也若數路精兵俱集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
以奇兵三千分為一陣可分六陣老家兵可分三陣
為犄角之勢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
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賊遭挫必併勢攻我我
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矣又恐
虜賊譎詐聲東寇西若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

可不深為之慮也然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
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
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游奇之選終以強弱相
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虢信等遇賊不敢與戰
亦為可驗况邇來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
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
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人為一隊十
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十頭目為管隊計
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
剖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違
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

罪則庶乎敵可克矣又以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既有
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分守守備內
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
守守備六員三處城堡關塞相拒多則一二百里少
則百里而內臣如此之多何也且每員軍人役占並
有數千大半納錢絕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
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不延綏寧夏甘涼止有分守
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衆等此外俱無此等守備
之數乞照遼東等處事例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
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韋祥不動外仍將薊
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照例

分守東路叅將高英中路叅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
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營寨守備內臣俱暫取回則
庶乎官不濫而邊不擾矣

上邊議八事疏

王鏊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畧者竊見會
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疏之所
陳事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
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
當會議唯 陛下採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筭
所謂定廟筭者何也 臣切見北虜猖獗屢犯邊陲
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

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
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衰使自解去故大同
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
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
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
入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
為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 臣觀火節雖號桀黠
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
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
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
不在夷狄故火節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賞罰

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
畏也邊徼空虛民財耗竭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
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
憚而不能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
久矣而武臣之中素有勲畧可當閩外之寄者誰歟
非唯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
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或亦不善用
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
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祖有意武備則一時謀臣猛
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即如我 太祖起於
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

王常遇春寧河武王鄧愈甄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
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養子耳取四川
則有穎國公傅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
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
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廝
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
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
皆勸然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
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恣者有矣罰
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
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

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為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如有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將之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

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將衆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為然即請下廷議如以為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

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
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
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
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復臣以為勢有
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
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
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
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
若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
戰鬪之事先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於後孰肯向
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矣進

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日穰苴斬莊賈
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族平李光弼河
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
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
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關外之權
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
非敢贊 朝廷以殺人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
也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叙軍之法法
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
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
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

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戰功而或不得錄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有司之誅求利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死而趨戰乎况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為當此之時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至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為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得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

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費臣以為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臣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於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則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遠方驍勇騎射往往

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
 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
 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
 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為民望人有功則
 攘奪以為己有豈唯無益固有所損也古人云徵兵
 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
 恐為將者不加撫御則不効力其余亦不肯應募臣
 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
 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兵休許其復業
 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
 之以法則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

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况火篩本小王子部曲
 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
 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
 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
 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
 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
 以為愚臣以為非愚也二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
 羽首千金豈亦愚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
 疑相忌而携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
 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加
 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

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
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
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二或分爲五日加練
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
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
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
用此術而蘓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
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况於北虜
尤難以力較而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
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在紅鹽池亦用此

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說
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
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
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
已在河套謂宜招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
劉寧者分將之候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
啣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
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挫虜
謂我不能行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
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
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罰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

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然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自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事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採擇之社稷之幸臣有預焉

陳言攘外疏

汪循

伏自成化以來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之餘三十年日甚一日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而

而力拔其根轉福為福可也願乃君恬臣嬉將驕情毀法改度任情挾私内外交通上下蒙蔽以至今日天災愈甚民困愈極醜虜陸梁蹂躪宣府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遷延於外司馬以空文調度猶豫於内聞彼潛遣哨卒十餘深入境土探我虛實此其志不在小也臣恐一旦得其形勝直以獫虜二萬入據通州則大率去矣此正陛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時而或未之察近者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號為頭目微倖邊功希求爵

賞加以軍士羸弱衣食不充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謹陳外攘之策有四一曰重主將二曰選將士三曰審戰陣四曰明賞罰所謂重主將者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輕君重將也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三軍繫焉其任甚重將令不嚴軍不用命其害莫大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貶抑以信其權如漢文帝之屈亞夫孫武子之斬宮嬪亦惟利益天下國家耳後世將一出外朝廷往往遙制其命鮮不敗者夫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間之則敗剛接不仁者參焉則敗况其臨陣對敵設謀取勝奇出多方變在不測而可以文法拘之乎臣來自遠方

主將賢否不能深知但既參之以中貴而又繩之以文法中貴天子信臣依阿不暇朝廷復以文法遙侵其權雖使孫吳復生恐難成効臣願陛下重主將之選必求智謀之士如孫吳者堂堂天朝宜不少此自古將相未嘗借材於異代鑒唐魚朝恩宋童貫之失追回太監苗達使闡以外將軍主之假以時月責其成功如其不效然後按法行誅庶幾將得其人而戰必勝攻必取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民間將無常員拔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為急然應募者率多游手無賴之民雖一時不得不假其力後必逃亡終無實用聞成化間已曾招至二十餘萬今

無存者是其驗也。臣惟天下知謀驍勇之士未嘗乏人，惟選之有道，練之有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醜虜不足滅矣。如臣鄉里民人，有周榮宗者，智力有餘，能使雙刀慣鬪，弓馬鐵鞭器械俱善，運用嘗習私鬪，百人莫當。又有新安衛舍餘劉瓚，亦勇敢之士，緩急可用。徽州山邑，臣所知者二人，所不知者尚有其諸山西、陝西、雲貴、湖廣等處用武之地，如此之人，不知何限。乞勅文武大小群臣各舉所知，訓練調用。戰陣有功，不次擢賞，則兵自精，將自出矣。所謂審戰陣者，所貴乎良將者，在乎隨機應變，因時以制敵也。昔田單以火牛而潰燕師，岳飛以麻劊刀而勝拐子馬。

此皆度勢運謀以攻其堅而奪其技也。中國之長多以神鎗火炮，今聞醜虜黠猾不結行陣，分騎散進，撓我長技，不能成功。彼所長者，弓馬耳。我馬既弱，不閑戰陣，聞其腥氣，縮足不前，以弱禦彊，何以取勝。今欲奪彼之長，當以所選將士更相訓練，習為步鬪。臨陣之時，先以壯士萬餘擁盾直前，勿令仰視，以長刀斫其馬足，而大軍乘躡其後，則彼之技窮而敗，不旋踵矣。所謂嚴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顧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君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莫不奮激競赴敵。

場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於前欲罷不能耳六韜曰將受命于君出師臨敵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皆在主將令也近年主將非人而復叅以中貴援引勢要家人子弟隨身立功邊軍殺賊掠買首級報功陞賞少不如意輒加捶楚邊軍喪氣風聞京師明知其故無敢言者以此監司遇有勲級必行勘駁將士之勲經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進而殺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縮身全而無罪玉石無以自辨主將不得自專軍法有所不行戰功何由而立為今之計必在主將得人賞罰之柄悉以委之遇有勲級願爵次者與之以爵願得財者賞之以銀降勅給賞出納不吝其有故違將令慢期失機一切僨事者並以軍法從事夫然後將士一心而戰無不克矣

備邊事宜疏

倪岳

臣惟論天下之事當審乎理之所必然與勢之所必至當擇乎古人之所已效與今日之所可行固不可肆夸大之言以流於欺誕亦不必矜一己之能而耻於雷同斯事有可成而非徒空言之為貴也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時被寇鈔既而阿羅出孛羅忽兒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

易於駐劄而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為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得衣食之原屢起盜心據於彼者得窟

穴之固遂無去志而虜勢之不輯者日甚一日邊患之不寧者歲復一歲於今矣乃者上厯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勦除庶乎少酬委託也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朝宁輦帛輿金以克物於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察其實則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弗聞掇拾彼之器械仍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

門之廝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
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馬
致其死力哉况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平居不習夫
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
縮反隲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
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所謂
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
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
宣府大同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
喻則此當為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
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知其

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
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筭精銳既
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
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故軍旅之
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
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
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
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
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
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歛未能逆卜

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費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

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為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救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為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膏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地於河北

皇明正統
卷之五十五
十九
以為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
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佯為遁
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
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
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
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
武掃湯腥膻使河套為之一空邊陲為之永靖是非
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
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幸於萬一
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
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

守彼或往來遷徙以能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
賊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
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
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
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
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為之
頽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是果何知識為
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
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有關陝得
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
忽也今若是將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

而關陝為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
陝而京師為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
採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
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
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兵戎之大計以雍中
之小見妄騁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為無益則棄人言
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
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以損威
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啟釁而示
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
徃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國紀又

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
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
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謹
擬事宜條例以聞聽其言若迂踈而不切求其效或
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
不遠遁邊境之不乂安也 一曰重將權以一統制
而責成功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
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
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
矣今總兵之官叅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
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

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彼此相援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人寢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無以效其力智者無以效其謀此皆任將鮮專一之權戡亂之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興武高橋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

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相錯而得以立闔闢之勢蓋東扼延綏之喉衿西拊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閩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諂諛新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褫四夷之魄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而

畧其小過推赤心以委託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二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蓋以實效所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龜示之以強卒破羗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筭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

保安不過二五寨而止寧塞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六七十里城郭窳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又况二邊墩臺相離三二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逮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橋轉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突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為太息臣愚以為當於閒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為守少於此者徒以附馬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

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窅至
於墩臺亦宜增廣或取直使近或添置令密虜寇將
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入收保堅壁清野使無所
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莫能窺
我虛實人畜入保既不得剽掠之利城堡犄角又恐
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
有也 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蓋以兵
屯聚則有仰給之費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以
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適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
維持萬萬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
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徒

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
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
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
卒安得不疲乎徃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
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
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
千則又徃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去則累
累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暗於一清軍廩每至
於告之職此故也 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
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
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

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厲則罷遣而復為畎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己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誠怨咨盍若於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在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効勞之日有限歸間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况其生長村疇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

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茂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太監總兵官都御史節經議奏欲將舊邊牆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議要於花馬池常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增修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八年冬虜復大舉拆牆深入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厯宵旰之憂特命地方之臣整飭經理臣雖閭劣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

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前人經畫具在臣遂歷延綏一帶邊墻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過事情會同陝西鎮巡等官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約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遂

宜兵紀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覘邏為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良有以也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臣愚以為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

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羣言左右皆曰
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徼幸者不得以妄求
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
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擊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
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
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酌賞
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
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
營於彼或堅壁於此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
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
罰之道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道也

五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蓋以耕
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
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
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
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
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脩曰前世用
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克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
而克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詔罷兵而
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曹操兵屯許下時
強敵四面以今視之宜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
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

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
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為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
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
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
今日胡為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
運路未脩其後武帝益脩渭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
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
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京西置倉開山十八里
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
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

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
焉臣愚以為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
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
卒恥於為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為然也
今宜變而通之使皆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
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為貸之歲田之入什一
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
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
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
也苟以虜寇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
敵趙克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穫自如而虜不能

為吾患矣至於漕運尤為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

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者矣夫屯田既覈其實漕運亦復於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陛下欲有所為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備邊事宜疏

董越

臣聞中國之與夷狄猶天冠地履其分截然是以古

之王者雖曰以不治治之然於其桀驚不庭化導不
服者未嘗不示之以威若高宗之於鬼方宣王之於
玁狁是已洪惟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受天明
命統一華夷太宗文皇帝潛龍幽燕深知夷虜入
正大統屢出巡邊當時西北諸胡聞風畏却施及
宣邊鄙無警夷狄之衰古未有也比于先帝始復
北狩然賴皇天眷德虜酋悔禍不踰年遂固封疆
皇上嗣統以來懷柔備至然大羊常性雖在馴擾而
齧觸不忘所以比年北有大同諸路之擾西有河套
之憂邊陲為之絡繹宵旰勞於念慮王師靡於薄伐
供億費於轉輸較之祖宗以來事勢又似有不同

者豈夷狄昔衰而今盛耶臣常推原其故矣曩時
邊諸將多勲閔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制勝皆嘗親
經指授而深為夷狄所知及所敬憚况其在邊日久
威信素孚人樂為用今父死子繼惟膏梁是習而韜
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同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
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
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鬥山川險易
皆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卷直之兵南人過
半性多軟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
喪氣一與戰鬪輒為所輕夷狄啟釁此其二也祖
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

不廢旦以一卒之食一升一馬之芻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當之今也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况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託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軍士怨嗟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踈於控制或隱於上

聞皆非祖宗以來所以制治馭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逾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且以近日西事論之都御史王越等奏稱陝西延綏寧夏等處各報虜酋字羅忽兒加思蘭等糾率醜類潛住河套分投剽掠已經四年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克總兵未幾以疾賜還今之將臣老壯不能皆一萬一遣者又如輔之有疾

不知復以何人代之臣愚以為衆今無事之時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塞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矣漢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為之畏却宋得韓琦范仲淹在真定環慶而西賊為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北風氣既殊

人之勇却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為可以獲利可以立功比至元惡成禽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嚮導計畫坐困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小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為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

以為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加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
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以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
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
患無可用矣昔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弱賊常
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
兵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
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
姓苦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
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
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為邊患宣
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

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比上留屯之議廷臣
皆以為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
之地已盡為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
地里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
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知其地或民
或戍且以一夫百畝論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
又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况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又古之良法虜雖猖獗然春深冰泮亦難飛渡
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
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
而匈奴竟不敢入唐竇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

皇明野史 卷之五十一
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
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又曰有罪不罰雖曰堯舜不能
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近者二邊用
兵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
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以往事
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虛
張首級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者河套之捷亦不
能無類此者賴 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
貪冒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為自今征伐宜精選紀
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
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

喪師辱國者則實於法不為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
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
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
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
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
疎於控制不隱於 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耳將帥
得人則兵不必多餉不必久自無老費之憂賞必當
功罰必當罪而無僭濫之失其於控制之法又何至
於偷安執泥而煩 聖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
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尤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於延綏又因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少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戍敗我士

聞比歲用兵存惟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為周給量撥閒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今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內而仰給無所費外而供億無所勞甚為利便益可知矣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

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為少矣其
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勲號或止增其食祿賞雖
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
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
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於 朝廷而非譖
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穆武一劔之付肅
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西
蜀不足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
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債事
者不蒙失機之誅權要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
不罰孤寒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是以恩威失

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之地
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
堠千八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鎮兵
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
後永佚夫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始
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當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
就延綏則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
棄為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
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復
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
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

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如
或近年入而過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
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
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
設法整飭賊未有以待之雖不得為上計究愈於無
策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未敢忘戰者
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
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
將恭行天罰雪耻除克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
安而委患於他人哉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五終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六

邊防三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竊惟比歲逆虜訖加思蘭等嘯聚部黨并合羣類據
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葦秦固原近又覘我
大同逼我萬全朝廷命將出師天威所至雉伏
鼠竄然其擄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况惡草難
去而易生竒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馬健
賊比無所獲當必復度河曲縱今不然明年必來所
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議者恒以夷狄劫燄固
其本情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為喜事

圖永久者為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兵革之難無恠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所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貲蓋匈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逮至于元遂僭一統為天所厭極盛而衰自我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踰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雜亂交讎共噬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以來未有衰於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力馭衰極之虜雖草薶禽獮亦不為難惟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狗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為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安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

亦不為難惟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狗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為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安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

也如是以戰則必克以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為人所待其不顛倒錯亂者寡矣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饑廩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輒失措城堡旗布墩墩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常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

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劍江表則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遁陣誅及裨官及其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縮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叅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羣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單其心官奉其職蹊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閑斥謀可明號

令可信雖廣而八荒遠而萬年可以高枕而無虞矣
區區小虜惡足為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
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敢據其大端為陛下
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于後惟在陛下
下斷而行之耳 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
阻塞易為守禦惟陝西自撤東勝以來河曲內地棄
為虜窠深山大沙險反在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
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
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
分而力寡載糧而運則道遠而難給遂使寧夏外險
反備南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

險故也然虜始入寇近邊比歲得我逋降覘我無備
頗敢深入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
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為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虜眾
在內未易深圖或以中界沙地餽運難繼或以叛立
城堡民力不堪蓋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
踰年歲誰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願城受降乘默
啜之虛范仲淹城大順藉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
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今宜專委大將一
人統領邊事訓勵士卒使賊勢挫衄乘間而入何患
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內邊之給
併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 一屯田

之制古今所重今沿邊諸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
壯夫餘丁半為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
諸道並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
堡分給又倍蓰之山谷陜隘車轍不通驢騾所負芻
米所至狼藉石米之費或踰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
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貨而
重其入價大抵士所食者皆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
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為之長者又加侵竊
卒所當得不及其半以其為弊不可勝言豈經久之
刊哉臣按趙克國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南皆以
擾攘之際責有成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後廣

加開墾謹防抄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二藩其所中獲
寢以積收五歲之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
雖推之天下可也 一馬者士之所資况與虜戰尤
為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
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
茶馬之制其上馬為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
為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救
茶給蕃甚有賊殺其人者蕃既憾於失信又利於私
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而西邊闕
於用甚為非便臣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
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漸少唐兵益壯今宜勅

禁巡茶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
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
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
則微利不足恤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
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 一臣按宋西邊
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河曲兵
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多者數百少
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况擢者已官絕者
不繼謫者多竄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猶
有古之遺法當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編
之衛所即成真軍甚乃坐名僉補使其世役故召募

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既判則籍農為兵猶非
得已况驅迫維繫使同罪人誰肯為之今宜厚加優
恤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令有闕增其召
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一兵家之勢擊首
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所
轄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為首尾如一鎮
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或至百里兩鎮
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
主將非受命于 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
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且為諉託以避罪
辜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為玩事甚為不細臣按

趙充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願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裒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隣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弭矣 一胡虜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其帥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為私畜其在官

之利甚微而在下之歛望甚衆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况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疆利固在我臣按晁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士之氣不勸而自信矣 一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掾史動數百人徃徃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與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彌其復出其為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則所費不訾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生長疆

塞能寒苦習戰鬪誠為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朘削得首級則苦於需奪殞鋒鏑則殺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蓋省行齎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操作養以專邊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也一功以首計自古為然比年以來南則荆襄廣東廣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勢脅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實可哀憐國家之例雖以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露而主

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過贖功則無復有所憚矣臣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建虛張竟為罷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勅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伸士氣始振矣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故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霍奪哈密怙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以為良策恐小人者投抵釁隙邀功利損威命以啓覬覦之心維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容之去則遣之慎固封守以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得其

要也哈密之使還在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
蓋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不可不慮今宜
擇近邊隙地置為官司給牛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
恩惠憤其仇讐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
下諸郡復其力役使為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
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議防虜事宜疏

許讚

一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寇
也鴟張烏合動稱十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
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
駕馭皆為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

而未見響應者豈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
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虜
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於虎口
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倖功攘利之具既幸脫
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李任意索
取艱辛萬狀方得達於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旬月
上者僅抱窮愁為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冤抑喪亡矣
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
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為醜虜刻死
以終身矣為今之計莫若渙發綸音不拘常格廣
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

者即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卹不願歸者編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懸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指勒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為衆所信服能階其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携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墳墓生為他世之人沒甘為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

二曰團結地方民兵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強者厚集為陣老弱者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羣三五為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為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况已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

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拊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為利已之計反以滋剥膚之災其誰敢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膽畧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為小甲五十人則推一人為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為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為變賣縱有隱瞞亦不許追求

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構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為重則視身為輕耳如是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 三曰脩築畎畝墻垣以遏虜騎臣聞先日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墻垣迂曲而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即少

殺掠臣嘗考古人畎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於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疆理之微意也故晉今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於馬中國之民便於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脩治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逞馳逐者因勢審形盡築墻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脩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為基址而四隣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姦有事之日窒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四曰稽查功過以勵職業臣伏見二年之間虜勢猖獗殘害晉省 皇上痛念民難赫然斯怒凡選將勵兵督儲發馬所以剋滅茲虜之策既悉舉行其於三晉之民諄諄然令其脩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一應民間避害全生可行之事無不備行防禦矣以上民間事宜部院必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夫布按二司官即古干城連帥藩屏王室之官也巡撫一人管理一省守巡二人分管不

皇明史記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三 樂成

過一府兵將攻戰之事固自別有機宜若夫脩築關
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團結民壯寨隘脩
險一應民間遠害全生之事以方面重臣獨不可為
乎且嘉靖二十一年屯堡未立固難論矣虜退之後
即令民間修堡守巡官員躬親巡行盡心督理脩築
高堅者自可保民不行親歷督理苟且者見今被虜
攻陷夫布按守巡上而巡撫之所委用下而府州縣
之所奉行今連年巡撫二人州縣官不下二三十員
俱已嚴加革黜改調而言官尚以一二不堪官員歸
咎吏部巡撫之下州縣之上布按守巡宣上達下責
任重大夫豈漫無相干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山西

各該撫按州縣守巡官地方被虜攻破屯堡若干
殺擄人口頭畜若干數通行嚴加查出開坐明白奏
聞區處以後如團結脩築二事若果可行仍行撫按
責成布按守巡督理如有失事照前一體究論庶藩
屏守巡官員職業脩舉可以遏虜勢而安生民矣

重邊防以蘇民命疏

汪鋈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刑科給事中王希文
奏原籍廣東東莞縣人生長海濱習膠陋學雖於
國家大體素所未諳然閭閻隱情頗嘗備歷荷蒙
聖明恩育選置諫垣臣豈不知要領之當言而細碎
之可畧亦以泛言不若聞見之為真舉遠不如指近

皇明史記 卷之五十一
之為切况天下之務莫急於邊防而邊防之害莫甚於海徼天下之民莫困於力役而力役之竭莫甚於東南臣謹以耳目所見聞者披瀝言之且如番舶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古城琉球爪哇淳泥五國貢獻道經於東莞我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為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其載在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多帶行商陰行詭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方且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郎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

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狼虎之心叵測賴有右都御史汪鋹前任海道副使併力驅逐肆我皇上臨御威振絕域邊境輯寧凡俘獲夷酋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為番舶之害可永絕而疆圉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嘆矣撫按上開復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為無見然切以祖宗數年難沮之虜幸爾掃除守臣百戰克成之功一朝盡棄不無可惜若使果皆傾誠奉貢則誰不開心懷柔以布朝廷威德設有如佛郎機者冒進為患則將何以處之乎其間守巡按視夫頻煩官軍搜索居民騷擾耕樵俱廢束手無為魚鹽

皇明史記 卷之六十一
不通生理日困皆不足論以堂堂天朝而納此輕
瀆之貢治之不武不治損威誠無一可者臣竊仰
陛下控馭西北諸夷恩威並用誠若知其跋扈之狀
必不輕從此議也幸今番舶雖未報至然守備已先
戒嚴刷虜民船海島生變邊釁重大誠為可憂如蒙
皇上重威守信杜漸防微乞勅都察院轉行巡按
御史除約束備倭不致侵擾外仍乞申明祖宗舊
制凡進貢必有金葉表衣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
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
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
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

以聊生鹽貨可通而瓊儋之利皆集矣又如珠池一
節雷廉二府雖隸廣東然地極一隅接壤交趾因其
蟻蚌間產名為珠池我祖宗四海為家雖設監守
然不過防民爭奪而已非以為寶也故採無常期取
無定數蓋以非日用之物而難責於惟正之供如載
在會典不與物料為例不與歲辦同征班班然可考
也正德年間逆豎用事毒流海濱監守漁獵牙爪助
威誣商船為盜珠脇鄉民為匿寶傳奉採取擾害百
端蠶食不堪致成激變屢經撫按重臣奏請我皇
上御極沙汰冗員珠池少監亦在裁革民間踊躍欣
幸以為中貴之害可永無而採取之禍可恒免也何

皇明史金 卷之五十六 五
不數年而革者復矣採珠數斛不盈其數而又再採
矣一時守臣不體 欽奉固為有罪然驅無辜之民
而蹈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計以斗斛之盈
若人力可為則誰不奔走奉承以供 君上之用設
或天產有限雖舉網竭澤亦何以足取盈之數乎其
間雇覓夫船叢累里甲橫行海島劫奪客商服役踰
年荒棄生業風濤頃刻呼吸存亡皆不足論但以
明明盛時而貴此無用之貨且寒不可襦饑不可粟
似非有急者臣竊仰 陛下於一切珍玩屏斥不好
若誠知其採取之艱難必不再為此舉也今雖經行
暫止然 成命尚未收回領過官銀刻期追取船夫

畏罪薄海逃生地方之患誠為可痛如蒙 皇上輕
貨重民計大畧小乞 勅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除
採取已罷工食停追外仍乞申明初年 詔令珠池
監守歸併總鎮責以守巡多方防範嚴禁民間不許
僭用珠飾不許私相貿易盜採獲有贓仗者從重問
擬則珠池不守而民自不敢犯矣監守既革則侵漁
可免窮髮之民得以樂業而邊備無空虛之虞矣凡
此二事臣素所縈念痛心為 朝廷惜大體為民生
惜微命有不容於不言者緣係重邊防以蘇民命事
理未敢擅便等因奏奉 將原獲佛郎機銃四管併造
手車四輛責差巡檢何儒帶領楊三等呈送梧州軍

門轉進於 朝廷已蒙依擬就差何儒等齎進外乞
勅該部候齎至之日驗之如果可用則多為鑄造依
臣所言用之禦虜用之守城無往不濟臣又切照南
畿根本重地防守不可不嚴操江雖有船隻或未盡
善合無照依蜈蚣船式樣創造數十艘易今之船使
櫓用銃一如其法訓練軍士久而慣熟則防守益固
乞 勅該部再行查議如果 臣言可采特賜舉行則
緊急之際未必無萬一之助 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備邊六事疏 李傑

竊惟四夷之患自古有之惟在中國所以馭之有道
爾然四夷之中北虜最强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為
生以畜牧為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遷徙鳥

難得而制其為邊患雖三代盛時所不能免觀夫商
高宗有鬼方之伐周宣王有玁狁之征蓋可見矣洪
惟我 朝混一區夏疆土之廣超漢軼唐東起遼海
北跨大河西盡甘靈山川形勢悉歸職方亭堠障隧
鱗次櫛比城池堡砦若碁布星羅其於備邊之策可謂
詳且悉矣比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
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成效千里騷然
上勞 宸慮 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
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
繼且其來如颶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

獲而歸况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
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乎臣謹
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一曰守要害夫地
之有要害猶人有軀而其獲風寒不過數處也故得
其地而守之足以控虜之咽喉而牧騎不敢深入試
以北邊觀之宣府大同皆當虜衝雖或一至而不敢
深入者畏吾有以襲其後也然則守得其要受患輕
矣揆今患之所急惟在西陲豈非所守尚未得其要
歟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為固唐張仁愿
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
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自延綏

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人如
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
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
兵搜刮按漢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平
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
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
漢唐以下皆不守此乎何以不陷虜也此誠要害之
地其可失乎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
故晁錯論備邊之策必先積穀充國建破羗之議先
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宜種五穀使要害既
得城堡漸完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以

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民之困厄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陳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能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勲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為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則悲痛傷心望羶表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也 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故勲貴可將則將之不可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可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哉 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迪馭將之道誠無越此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鬪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捐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勅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斬首虜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虜生

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
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脩武備臣聞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為憂
喜而惟以武備之脩廢為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耶
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莖莖自守以
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
之氣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 朝廷
必為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可言
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
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
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卒以臨

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備
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 命重將一
人俾專守一面仍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事恒
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
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遞相推
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脩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
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為一營各舉將略之優者一人
統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
騎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
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必克矣夫內外
之武備既脩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

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疏大同事宜 史道

會同先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左都督梁震等為照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盡高山一百四十餘里俱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草直與虜境通連故我太祖高皇帝汛埽腥膻之後即以此為胡馬奔衝之會特建此雄鎮猶砥柱之在中流將使虜酋不敢背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荆等關然以一城孤懸天外漫無重山疊嶂之險容或我備少失其固虜騎長驅直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遭殘蒙患特甚諸邊常

年四月以至十月塞草暢發之餘秋高馬壯之日縱橫侵擾四流奔切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出則彼來必湏動調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按伏糜費額外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然而邊民罹殺擄之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置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真為我國家億萬年永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為無所顧忌英見遠慮謀國未為不忠但其舉動之間罔識通變重拂羣心事方草創之初輒構非常之禍自是之後聞有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搖手閉目未敢出聲以應殆色變於虎之談矣先巡撫都御史樊繼祖

增展高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已若兩腋生羽之
漸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
於事會之違不可遽遂本年二月間時方大虜壓境
該總督尚書毛伯溫奉命總督三鎮軍務前來首
倡是舉合衆為謀籌度兩月乃於召募聽其自來夫
役豐其糧犒以至木料磚石等項一皆預為計筭分
處傳當召募一加遠近嚮應三日之間執姓名以願
從斯役不下數千餘人又為指授總兵官梁震前去
先年原擬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聳水草
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明白開議以憑施行
震等依蒙遍歷夷險高下逐一審勘某處可以創立

新堡某舊堡可以全棄不用某舊堡可以相應增創
各議擬前定臣與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梁震及管
糧郎中詹文光分巡僉事郭時叙等親詣前項境外
各該處所公同重復審擇可否一併參酌停當總督
尚書毛伯溫隨會行邊使尚書翟鑾巡按御史皮東
山議得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原設鎮胡廢
堡四匝溝岔道路崎嶇如遇虜衆攻圍轉輸救援一
時不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脈肥厚地勢
高阜就創立一堡與關頭北車房等處相距虜賊不
敢似前直犯腹裏採掠安子等山及聚落等處地方
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僻除非

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岡之地則四望豁敞戰守得獲矣又紅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諸邊遶中之處原額舊堡規度狹小氣槩不雄况經歲年之久風雨披塌遂成立土合當開展擴充易舊成新中間多增軍馬於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真有一呼千應之據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係常年暗通賊虜便路不有所處則紅寺雖在未免孤立無助西二十五里有護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於此立堡則東援紅寺北控諸溝一應零星之賊無從而入矣又西五十里沙河舊堡設在沙河北岸然而坐陷淤泥甚

甚其所乃於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五堡展築者一創脩者四紅寺改名弘賜堡南車房改名鎮邊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改名鎮虜堡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叅將處所週圍丈尺宜用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馬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軍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二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三百步軍二百共軍六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邊等四堡各把總一員每軍一隊應有管貼隊官旗舍二員名共該把總官八員管貼隊官旗舍一百四十員

名又議得五堡雖立若於堡外不有隄防則賊之往來馳驟何以距阻不設眼目則賊之動靜何以預知堡中之人不惟出入未便而守戰機宜亦何所憑應於西北一帶深挑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臺各該旗軍哨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之勢而賊馬不可遽入墩臺之密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以飛傳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所俱係往昔賊虜常川住牧之境今即於此地坐驅四五萬餘衆勞數月中間事變誠難臆料其所關係有非輕細仍會置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分投晝夜伏住二邊緊要墩臺及山岡高阜去處兼

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挖深濶營盤以為官軍夫役棲守之所虜賊不時入犯各該將領督令防護官軍控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每每悵快山奔不得以逐貪噬而各該守備分投管領理料得以從容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草料俱於管糧郎中詹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口糧俱於通判張烈收貯總督軍門原發銀內關支仍於本年四月十八日為始齊力興工除總督尚書毛伯溫特委宣府坐營指揮劉環犒賞外臣復行令僉書都指揮張勳山西河南領班都指揮李承祖滕瓚不時齎領米麩肉酒分投前去各該工所唱名給散

以示存恤慰勞之意至五月初五日鎮邊堡城完初
八日鎮河堡城完十四日鎮川堡城完二十八日鎮
虜堡城完六月十九日弘賜堡城完臣等又會行副
總兵戴廉遊擊王陞戴昇并續委叅將紀振守備指
揮閻桂各將所部兵馬分投摘撥一半架梁一半協
同各路軍民夫役長挑壕塹一道遇土則挖逢石則
鑿東自陽和西抵高山俱接隄山一百六十餘里深
一丈三尺疊土為牆一丈四尺上下二丈七尺寬一
丈五尺沿壕外面每二里餘築打墩臺一座共六十
餘座每墩起蓋房屋二間合為一間其各墩應有鍋
釜器皿旗幟號帶弓箭箭盔甲鎗刀火器俱各置辦完

全逐一布設隨於每墩會同各選撥官軍六員令
其常川輪流哨守一邊有警一面酌量賊數多寡張
掛青黃白色號帶傳示諸路瞭望之人依照傳報預
為戒嚴收斂一面摘撥一人下墩踰壕星分馳報各
該分定城堡以憑會報合兵又弘賜堡稍東南十餘
里五堡分中處所一山特起舊名平山絕頂之上曠
然平地膏腴之田連山幾於千頃升巔撫首四望五
堡俱在目中萬一各堡有事於此覘瞭賊數多寡去
來方向極為真的即可據之進兵援勦况乎緩急之
際標號昭傳合散呼斥遠近可以畢見臣等會報總
督尚書即於其上創一小堡名為會遠中設公館一

所以為會發兵馬之處更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哨守五堡及鎮城之中朝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入出多寡有無之蹤不可逃矣各堡公館及叅守衙門并官員大小管房至八月十五日以後俱已報完臣等又會同郎中詹文光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一百石料三千五百石草十萬束鎮邊鎮虜鎮川鎮河四堡各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以上五堡共糧二萬一千五百石料一萬一千五百石草三十萬束行令陸續運送責委都事王濟衆等收受堆集縱或事出倉卒亦足為備臣等先於四月內會行坐營都指

白欽推官王文道指揮黃鏜斷事邊僕盡將挑入壕塹之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除將餘地查照近奉欽依內事理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路叅將五十頃守備每員十頃把總每員五頃管隊官每員二頃每軍一名一頃共該三千九百四十五頃臣隨復各照員名地畝分給牛具種子行令叅將及守備等官督勤趁時耕種然而漫草荒沙一望無際之鄉盡皆嘉穀秀實之境會逢比歲雨暘時若遂成大熟今即登場入堡各該新募軍士俱各携持妻子安插在內從容坐食亦若安土樂業率以生生無窮是期矢死邊陲為終矣再照五堡設於大同迤北一帶空濶之

皇明正德 卷之五十六 阮元
處屏翰一方足為全鎮巨防尤宜添設通判一員住
劉弘賜堡內專一管理各堡錢糧詞訟并查單一應
奸弊設有倉場則當有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僉派斗
庫人役鑄給印信其召募新軍合將弘賜鎮邊二堡
附大同後衛鎮川鎮虜鎮河三堡附大同前衛各食
糧五堡主兵官軍三千六百一十七員名馬一千八
百匹臣會同管糧郎中詹文光議照以一年計筭本
折色月糧冬衣布花四季哨備行糧并馬匹料草共
該用銀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客兵官
軍以三千員名馬三千三百匹往還按伏截殺約筭
二箇月行糧料草共該用銀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九

兩二項通共用銀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兩二錢二
分此係的不可少之數又弘賜堡應設神機庫一所
合用一應神鎗佛郎機銃炮各該新軍俱有隨伍居
住餘丁一遇賊衆侵擾亦可併力戰守合用盔甲弓
箭鎗刀等項除臣自行設處贖罪紙價等項無礙銀
兩動支四千四百五兩三錢九分已經督令成造給
軍外恐未足用必須仍得一千五百餘副方克有濟
伏望 聖明俯念安邊重計早將前項有功人員
勅下該部詳議移行巡按御史覈勘明實分別等第
上 請推 恩以酬厥勞其設通判及倉場大使等
官印記銅牌等項各該事宜以致合用歲額錢糧神

鎗佛郎機銃炮盔甲什物并借欠過一應該補銀兩
及原擬未給馬匹再乞 勅下各該衙門查照酌議
一併速為給散前來以終善大計邊鎮不勝幸甚臣
等不勝幸甚

陳膚見以贅脩攘疏

王燁

竊惟夷狄之為中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
滋甚夫 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冥頑醜虜
顧敢於悖驚若此意者 上帝赫怒故驕其心褫其
魄假手於我 聖武之君一肆芟蕩以貽 聖子神
孫萬億年之安乎不然何蹂躪我疆土虔劉我人民
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心耶邇來陳選將練兵繕

曠蓄糧之議者章滿 闕廷 皇上亦多俯賜採納
付之有司矣但今日 廟堂之殷憂在於斯臣民之
共憤在於斯西北之遺黎洵洵焉不能朝夕在於斯
畢收羣策以成一勞永逸之功正 皇上宵旰至意
也臣子苟有所見皆當敷瀝悃誠以備采擇况臣等
以言為職又安敢猥陋自嫌僭冒是懼徒習循默無
所陳納以效此欸欸之愚乎蓋天下之事貴于謀定
而濟之以實古豪傑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戡難常
有餘力者由此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
而公事去矣宜急而緩則渙散頽弛無以備不虞古
語有之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况涉河乏舟

行太行之車乎宜緩而急則張遑迫遽而反乖于事
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攘禦之計恐不能不
動 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切責固宜
矣外此有糴通德倉糧之議者有歛京師畜產之議
者嘖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急
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
兵之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計者未見糧之所以
備不理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塞萬一
有警則秋期迫甚不遠之虜顧可以空言退耶此謂
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大勢先為 陛下陳之
夫兵也者氣也故先治兵莫先于飽其氣今萎而積

弱氣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事詢諸緣邊之人平
搖手感額謂莫之敢櫻臣等雖甚罷駑竊嘆其說之
卑也夫在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驍
悍自怙者惟吉囊與俺答阿不孩二部共七萬人竊
據河套為我門庭之寇耳其餘如亦克罕之荒昏伯
思罕台吉之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
關者四十餘萬矣眾寡之分固已不論若整我節制
之師驅彼嗜利易駭漫無紀律之虜一獸負矢百羣
皆奔矣况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哉將謂虜之
獷桀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豺虎也然執豺虎而屠
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非人乎哉蓋智勇並用

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秋平定嵐石之寇是又
入窵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入千里之地內不知經
幾巖邑越幾險阻使闔外有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
揚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鋒時出掩擊以牽
其四掠候其去而集厚陣以尾之遣驍騎而左之右
之夜則多鼓鈞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則多張
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激之或閉其泉源牧地以困
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遺我之獲也乃一籌不展
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
也雖然忘羊而補牢未為晚也臣等恐牢之救而羊
愈舐逸耳夫秦晉之民古所稱尚氣槩勇力敢決者

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焉勢之分也法制之束
之也心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鐵以為椎可
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撓之聚
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邊分
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某兵于某
處按伏某兵于某處應援某兵於某處防禦畸零隔
越正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况虜騎之來無慮
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頗牧復生無
可為者故不為往昔楊琳孔霸溝之敗鱣則為近日
丁璋石湖嶺之覆沒勢則然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
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

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而不聚其勢重也臣等
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賊竊窺
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
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衝也
大同固為重鎮矣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
為之翼其次則偏頭寧武鴈門之兵所當蒐補馬花
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叅遊等官
移鎮彼地更增戍于安定柳楊二堡以為之翼其次
則定邊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于
大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
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延緩右援

之寇西犯則聚重兵于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柳楊
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
緩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若窺延緩則大同花馬池
之援亦如之如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
又協應之不以非我信地而束兵以坐觀不以虜已
出境而返轅以自適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
也賊牽於東則西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
士以擣其巢穴賊牽於西則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
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種孽產畜如是而犄角之
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羽檄紛馳而延調于戎裝之
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

皇明野錄 卷之五十一
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之素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機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衝擾偵探者之賞給而使之必明必信則所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筭矣竒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運掉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于不腆之虜蓋寸寸而守之不若振其吭之為要惴惴焉以防其擊固不若批亢擣虛之為得勢也此今日經畧之要機也若以為固原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延德而虜橫今遷榆林虜勢遏者正得扼吭之策

也雖然如法制之束何哉兵也者將之利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以折軍之法嚴諸將領夫兩軍相擣鋒鏑交加不死則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馭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一有驍果之將出邊牆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釁議之而何敢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是故有勇兵無勇將無勇制率皆遲迴顧望以偷生免罪為得計養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勃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抑頓挫持將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

皇明政金 卷之五十六 吳信
不得搖其手何哉蓋豪傑之士率有俠氣不可繩檢
故古人見怒蛙則式之見螳斧欲擊則避之此意可
想也今呼甲冑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密其
防欲勇敢之不變為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
將昭執物引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越於禮法
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
以作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請除寡謀偵軍
邀功浪戰者罔赦若有雖折軍而奮勇克捷雖出邊
而具有成策者悉從寬假以開放其鷙擊虎搏之心
除貪殘刺軍逗遛失機者罔赦餘悉簡節踈自治之
無責其成律無持以苛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曳乘

掉鞅之氣則沿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
如人心之携貳何將之與兵相倚為命者也故可與
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
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制其
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
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譟則憚役而狂駛甚至執主帥
加不逞焉紀綱之不振義方之不屬至此極矣為之
帥者平居諄諄翕翕以取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望
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
子而彼不以為恩反疑阻馬臣等以為是不難存乎
其人耳宋宗澤之撫揚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

也皆稱干戈與我為仇讐者一入營勞來而即戴之
為慈父卒效之死力况邊士世受國恩寒餒事育
之資皆仰鼻息于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
終頑竟不可懷來耶得若人焉明之以信義孚之以
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懼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
畏耳將歌舞涕洟喜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
恐不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
恩之威足以招携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蓄
獵犬然終日發縱指示以馳搏狐兔則精神鼓舞各
盡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
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噬人矣五代廂軍驕甚動

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劔治之遂帖然定者此明徵也
若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有艱于衣食抑揚勸
率之道似或闕焉至于治兵備糧孰不以為至急矣
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之議
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勤
而逋亡繼踵徒充吏胥之橐為生民一重擾耳况風
土不諳甲冑不勝而無濟于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
大同之變蓋常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伍之
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皆不審事
實為空談者也今之議畜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
例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倉之儲有

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鎰為銖用雖竭帑銀以輸邊
 譬之以填海也况軍士所急需者芟粟耳芟粟告罄
 積金如山曷用哉夫然後知漢晁錯實邊實粟為有
 見之言固可務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今邊境蕭條沃壤盡棄人散財匱久矣何
 司計者不立根抵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
 於法之廢臣等則謂必盡寬其法而後屯政可舉耳
 何也利歸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
 愈嚴而事體漸弛故寬大之政達人尚焉而况於
 荒蕪寒瘠之地尤宜施也臣等聞往年邊帥豪戶墾
 墾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糶不惟大車小

負為庾廩之充而架梁防護尤足為捍圉之固璫見
 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疏紛紛焉
 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以此
 鼓衆然而遂歛然起矣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大急夫
 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而人益攜今
 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為虜用者其由来豈一
 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惋憤臣等乞 皇上渙發 明
 詔沿邊壤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
 頃畝悉與為業永不徵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
 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種具三時藝獲仍督令遊
 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劫將官墾藝廣者無得多蓄死

士以護其世業以壯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毋妄生擾害仍勅撫巡等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二年之內殷殷屯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優給于有事之日以恤兵事田畝者皆困倉糧不蓄而自克秉耒耜者皆干城兵不募而自足何此之不為而顧為不得已燃眉之計空竭內儲割心腹且無益肢體哉若謂王制無不稅之土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忍捐于輿草之蕪沒而固靳于我軍我民之播佃生息乎忍容將領錙銖為軍士賤削而不欲其且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若謂懸餽待炊不啻涸轍之

鮒而江西之挽不及于救也則挖運發銀一二年間偶一為之以拯其急若以此為蓄糧之長策則非矣至于勞來安定猶在州縣親民之官時其急艱而周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勸督之稽其夫家眾寡之數而什伍之候其蕃殷然後芻糗之儲畜民兵之調發無施不可而竊發之寇可不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邊方州縣正官吏缺擇進士之後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皇上既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謂虜騎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則我兵不可支矣如之何臣等謂避所短而用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能

當車蓋衝車奮擊則整而銳重車列陣則固而嚴聞
近年固原等處造有戰車矣何廢而不用乎臣等讀
史見宋順昌之捷郾城之捷皆步兵矣以長刀巨斧
呼嘯而進虜固馬不及驅矢不及發而潰矣何不倣
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程况戈矛及戟神鎗機砲連
弩之利器虜豈有之而遂謂不可支耶縱馬之不可
缺則茶馬鹽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隳弛而顧紛紛
于買馬責豈無所歸耶况孳蓄之馬虺隤臃腫于江
之南北無濟于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解
也調馬於邊或於近邊之苑監而歲解備用之銀於
軍府斯兼利於軍民矣臣等見弓矢之造徧天下每

郡計數千金率為姦胥巨猾之欺冒而徒以敝弓在
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于戎備無絲縷之益此又不
可解也以歲造之直悉解軍府聽其選士精造以便
給用茲不可耶若謂馬價弓矢之利悉歸於邊恐稽
覆之難而侵漁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度非所
以語經畧之宏規也前數事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
措之間惟得人而任之為難耳方軍情之未協則撫
綏訓定之為難方財用之久匱則濟量贏縮之為難
方兵威之久弛則鼓道振勵之為難可戰而戰可守
而守可進而進可止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為難事變
橫出則鎮定整裕之為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

之以不置之財者鮮能堪此責以紓君父之憂故必
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西北事委之韓琦范
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乎若夫兵難遙度事由中覆
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手足之間脉理之不貫
或有之矣臣等請戰守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
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倣便宜署吏之
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參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
往年揚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
倣市租皆輸幕府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不
以銖兩稽勘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
真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效而惟青

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
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可乎擬議貴精咨訪貴
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足為王帥之師友以贊軍機
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義勇絕倫者許招
致麾下優其賞給為軍鋒之冠候立戰功奏請補
用可乎此皆朝廷馭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妄
議然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頽弛之弊以建萬
億年永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事柄之
歸不可以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
以為議復河套于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為狂
易人矣但兵也者勢也弛之則垂翅而委地振之則

皇明 卷之五十一
動乎九天之上信得豪傑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
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所恃以限隔胡虜者
黃河一帶水耳險為彼據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
以畋牧孕育于其間異日醜類益繁則驚橫益甚其
蠢動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固復
我故疆承 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狼望
之比者異矣至於郊垆密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不密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井陘之夜夜
半之噪何如哉疾癘已發蓋不待徵徃鑒于劉石之
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釁潛移
然要在柄事者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繫

兵籍者皆傭販之夫將領承世廕而司軍政者率裙
屐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已也乞大 賜振整
自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備不虞則克詰
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 臣等猶有說焉
急治其標故不得已而投攻伐之劑然保和榮衛為
元氣之護良醫恒喫緊焉夷狄其標也民其本也急
于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治饑凶之謂何而催逋
之使揚鑣競馳于宇內征督不已繼之箠楚箠楚不
已繼之械繫有司承望以苛急里胥黃緣以肆姦民
之騷擾不更甚乎周書有之用顧畏於民若是獨不
宜深長思乎 臣等進猶有說焉重正治官乃肆征弗

皇明疏鈔 卷之五十六 五
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小大臣
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庶隅之無
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 主憂臣辱之義而
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傷庶
內治脩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臣等竊叨南垣仰
報無由感切時艱有懷欲盡遂以猥馬蕪濫之辭冒
干 天聽幸 賜鑒納以裨涓埃此實 皇上不責
芻蕘天包地育之至 恩也瞻仰 宸極臣等無任
懇悃戰越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六終

